



## 他们到来了

□黄俊生

1949年农历正月初五(2月2日)清晨,一队着装整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从南通城北的北土山出发,踏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向南迈进,抵达南通城东门吊桥。走在最前头的,是一位三十五六岁的青年军官,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硬朗的身板挺得笔直,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城垛,豪情万丈地回首向身后的战士高喊一声:“同志们,进城!”

霎时间,街道两旁红旗招展,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夹道欢迎的市民和青年学生高呼:“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通解放啦!”

这位青年军官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参谋长施亚夫,一位土生土长的南通人。队伍在沸腾的欢呼声中来到南通县衙前的钟楼下,准备在这里与从西门率队进城的分区司令员张震东、副司令员彭寿生会合。

钟楼是南通城内的最高建筑,它的身后是始建于元代至正九年(1349)的濠楼,东西贯穿宁波门和来恩门,向南穿过江山

门可达狼五山,向北则是北宋政和年间就壅塞了的北门城墙上北极阁。钟楼于1914年由张謇、张謇兄弟筹资兴建,用来安放从上海买来的西式巨钟,为市民报时。钟楼两侧有张謇撰联并手书的对联:“畴昔是州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钟楼和对联,成为南通城内的地标建筑与历史记录。

南通人对钟楼有特殊情结,因为,钟楼上那斑驳的苔痕和流淌的光影,就是南通百年历史的印记,它经历了无数志士仁人用生命的呐喊唤起沉睡雄狮的峥嵘岁月,见证了用血与火铸就的波澜壮阔时光,正是有这样的记录,民族才有传承的意义和生生不息的希望。现在,它又要见证一段历史,见证南通人民用斧头镰刀开天辟地的辉煌时刻:让红旗插上钟楼!

上午十点,张震东、彭寿生与施亚夫两支队伍在钟楼会师。彭寿生带领警卫排登上钟楼,警卫员王新华高举红旗,向着欢呼的人群使劲地挥舞,然后高高地插上钟楼。仰望着鲜艳的红旗在新春艳阳里迎风飘扬,施亚夫眼眶湿润了。

我们胜利啦!那些战火纷飞、战旗猎猎的情景,一幕幕又闪现在施亚夫眼前……

施亚夫似乎与张謇这个名字有不解之缘。他出生于张謇兴建钟楼的这一年,出生地在张謇创办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大生公司的古镇唐闸,16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0年夏天,施亚夫被打入汪伪内部,猎取情报,粉碎日伪清乡。施亚夫顺势拉起一支队伍,自任师长,并且获得汪精卫的信任与日军的认可。1941年初夏,南通城大大小小的布告落款一律署名“绥靖军第七师中将师长施亚夫”。

施亚夫利用身份,参加了驻南通日军的重要军事会议,向中共地下党和粟裕、陶勇所部新四军递送了大量情报,一次次粉碎了日伪对苏中根据地的围剿与清乡,最终引起日军指挥官小林信男师团长的怀疑。1944年1月,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叶飞命令施亚夫提前率部反正起义。这年腊月,施亚夫带着2000多名绥靖军士兵,成功投向新四军根据地。“施亚夫起义”与数月前演绎“特洛伊木马计”经典传奇的汤景

延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汤团行动”,成为震惊日伪上下的新四军策划的两大反正行动。

率部起义后,施亚夫转战南北,浴血奋战,终于开进南通城,与广大市民一起,欢呼南通解放。

重回家乡的又何止施亚夫一人。17岁的《江海报》兼新华社华中九支社工作人员李明勋,惊喜地与父亲李志刚相逢,直到此刻,父子俩才知道,他们竟然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是的,近百年来,多少代江海儿女,在血与火洗礼的大地上子承父业,薪火相传,为江海大地的彻底解放,为人类的民主、平等、自由、幸福,奉献着鲜血与生命。

江海大地的丰碑上,铭刻着他们的名字和辉煌业绩。

《南通传》连载 第十四章 江海丰碑:那些勇敢的行者

## 丝路花语

## 雨丝风片

### 岁月的落花(外五则)

□杨谓

刚进入五月,院中的蔷薇就露出了阑珊的态势,枇杷的青果藏在绿叶间,粗心的人瞥一眼大概不会发现。一向不怎么起眼的忍冬一夜间就把藤蔓伸到了栅栏外面,楚楚动人的花儿芳香扑鼻,引来蜂儿的厮缠……花儿谢了,还有再开的时候;人生的落花却只能化作时间的尘埃,散落在发黄的书页间,残存在渺茫的记忆中,飘荡在自然的大风里……

人身渺小如沙粒,人心广大如宇宙。威廉·布莱克说:“在一颗沙粒中窥见宇宙,在一朵野花中洞察苍穹。用手掌托起无限,在瞬间发现永恒。”见微知著,三生万物,谁是哪一颗包孕五彩、折射未来的沙粒?

#### 捷徑

凌晨,我梦见有人在给柜子上的一只瓷质小狗拍照。照片中的小狗、瓷狗以及那位拍照的朋友的眼睛都滴溜溜地乱转,神气惊人一致。梦中的我想:客我趋同、人艺统一,原来还真有这么回事。要是琢磨不透那个人,那就先琢磨那个人的作品,这可能是一条捷徑哩!

#### 感觉

追摹古代法帖,无论何种书体,无论字形大小,笔墨挥运间都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好的艺术都是自由的,信然!

#### 区别

匠人与艺术家的区别在于:匠人只关心自己使用的技法所构建的形式是否符合那些已经被“肯定”“认可”了的作品,与思想情感无关,所以匠人的作品乏味、缺少张力与新鲜感。艺术家关心情感表达是否充分、合理、有效,关注作品内在的精神力量,因此在常人看来其形式往往并不完美。前者是被估算好了的,就像开车使用导航,循此而行,大概率不会出错(指形式);后者是作者自己把自己从设定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犹如处于生长期的孩子,飞扬的生命是主题,忧患与惊喜共存。

#### 抽象艺术

抽象画是抽去自然的“表皮”,保留内在的规律和精神。内在的东西因不可见而难以捉摸,对于许多人而言,不可见几乎等于不存在,因此往往摒弃不顾,但在识者的眼里,则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丰富性,广大又深刻,引人起有质量的遐思。中国画中的大写意、中国书法中的狂草,还有音乐、没有了华丽辞藻的诗文,其形质都有抽象的因子。

抽象是直击事物“内核”的表述,由于芟除了许多世人习惯凭藉的过渡、参考、经验、烘托、表征,容易导致欣赏与理解的困难与歧见。只有无限地接近“真”“里”的艺术,才是永恒、纯粹的艺术。

抽象艺术绝不是没有精神内核的时尚形式。模仿绝对成不了真正的抽象艺术。

#### 触发再生

雨天无事,读《巴黎评论》1981年对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访谈。巴塞尔姆提到艺术评论家托马斯·赫斯的一句话:“对一件艺术品的唯一恰当充分的评论是另一件作品。真正的艺术品会触发再生出新作……”巴塞尔姆为此一口气举出了几个文学史上的例子,证明不少作家的佳作往往是以另外一位作家的名作为出发点的,这种影响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影响。

回想自己的书法创作,有几件“体量”大一些且略有可看处的作品,如20年前创作的草书长卷李白诗《梦游天姥吟留别》《自书狂草歌》,源于对黄庭坚草书长卷《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深刻记忆;去年创作的四件行草巨幛,是对两年前在绍兴看到的徐渭杰作的追怀;最近创作的两件自作诗长卷,又是受王铎等大书家写作长卷的激发。自付这样的行为不是抄袭、复制,而是追怀和见贤思齐。

优秀的艺术永远不会过期,艺术之树长青。它们能反复点燃后来者的灵感与豪情,带来活力与保留生机。



## 去天健蜜堂

□低眉

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天健蜜堂,就冲这名儿,也能看出来,这是条新街,没什么历史的。那我为啥还去呢?因为这里原来是老水泥厂呀!

在那些尘埃飞扬的日子里,著名的如东交通水泥厂,像一群碉堡和吊脚楼,盘踞在如泰运河的北岸。厂区里的机器和人,热火朝天。传送带、搅拌机、窑、篦冷机、斜拉链机、地坑、打赤膊嗨哟嗨哟的工人,喧嚣阵阵,沸沸盈耳,尘埃日夜遮蔽飞扬。

谁能想到,也有一天,这么工业的一个地方,会变成天健蜜堂?蜜堂,蜜堂,仿佛这街上流着蜜似的,倒是让人想起“流奶与蜜之地”来。

那时,我从如泰运河的南岸走过,隔着河流与老水泥厂对望,这初级工业文明的标志物,大肆占据了河北岸,丑且傲慢。它是城市撕裂的伤疤,灰色无序线条杂乱不断繁殖的瘤。

而今,老水泥厂庞大的肉身已经无声消隐,华丽转身,成为一个被命名为天健蜜堂的新事物。人们说,这里如今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很多人去那里打卡。还有一个叫“颜怪”的年轻音乐家,写了一首《我在如东等你》的歌,就在这里唱的。

现在,我要去天健蜜堂了。去抚摸一个工业时代的标志物后工业时代的肌理和体温。

站在南闸桥西望,如泰运河的水佩戴激滟的波光,向东粼粼流去。河的北岸就是天健蜜堂。垂柳的存在,让河岸有一种小镇的气质。踩着桥北头的石阶下去,在一条叫作“运河路”的小道上,竖着一块牌子:天健蜜堂。

头顶的天蓝得让人感动,像清静湛然的觉性,朗然现前。村在蓝天里的白色通信塔,是一件后现代的几何状艺术品,充满不可言说的启示和隐喻。树木绿色的小叶片在蓝的映照下点点闪烁愉快的光芒。

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蓝是一种美德。

果然不愧为一条餐饮与文创之街,吃喝玩乐都有,触手可及火热的人间。各种招牌的店面,鳞次栉比。卖东西的超市,接地气的餐饮店,充满文化气息的时尚服装,丰富多元的休闲娱乐场所。墙上的涂鸦,朋克、摇滚、夸张,撩动人的情绪。有一家时尚餐厅——

红馆,令人印象深刻,它的设计有一种海派和工业混搭的感觉。大门外墙的装饰不是本地一般餐厅的招财猫,而是黑色的工业齿轮。一只鸽子咕咕叫着,在工业齿轮旁觅食。

河风仿若一大幅米色丝绢,吹在人脸上。我想象夏天在这里边吃饭边看河的样子。一只鸟,展开白色翅膀,沿水面滑翔,忽高忽低,掠过我头顶,掠向远处,又飞回来。我不知道它名字。虽然我不知道它名字,但我看出来了,它是很快活的。如果一条河流,有足够的清澈,那些河面的风,不仅可以吹在人脸上,也可以吹到人心上。没事到它身边来走走,看看鸟,吹吹风,把心洗透洗亮,是一种顶好的生活了。老水泥厂的多年改造,连带着让如泰运河也清爽起来。清澈也是一种美德。

我来到一个叫“维佳汇”的公司。这家公司怪有趣的,所有的办公场所都在老水泥罐子里头。估计是原来的老水泥厂保留下来的。一个罐子用于美妆:美甲美甲、化妆造型、袪衰去皱。一个罐子用于便利店:方便面、牛肉粒、口香糖、蒙牛燕麦奶。一个罐子用于:总结办。

布谷鸟“布谷布谷”地从水泥罐子上空飞过。让人想起今天的节令是谷雨。一艘轮船驶过,“兴港货6198”,肚子是空的。这是我今天看到的第一艘船。船舷划过青色的水面,划起渐次扩散的水线,荡向石驳的坡岸。

我来到网红打卡地:我爱如东。这里之所以变成而今的网红打卡地,实在是因为这里原是老水泥厂的核心地带,几个巨大的水泥圆罐醒目矗立。艺术家们在罐子上涂满以蓝为主的底色,抹香鲸、海星、海豚、水母,长叶子水草……水泥罐子们变成了海洋主题的巨大彩绘。

这些水泥罐子,看上去有好几层楼那么高。从罐体旁边的铁艺楼梯爬上去,来到罐顶的天台,可以极目远望。据说这天台以后会是一个文化集市。陪同的帅哥小伙告诉我,这四个罐子其实是老水泥厂的料斗,“特别坚固,比碉堡还坚固。原始厚度有六十厘米。所以,我们决定保留,也为老水泥厂这个著名的如东地标保留一份念想。我们请了北京冬奥会的设计单位,希望把现代生活嵌入工业遗址。”

老水泥厂的一部分厂房也被保留下来了,恰到好处地融合进新商业的工业风,红砖的老墙爬满有脚的植物。“老兵烧烤城”则直接把原来的水泥厂料斗用作自己的仓库。走进仓库,有嗡嗡的回声,罐体是青色的,很年轻。

马头琴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我看见,河对面的公园广场,有个白袍子的老者,正在打太极。草地上撑起一座座露营帐篷,白色、卡其、军绿,这一朵,那一朵,两两二三,结队成群,蘑菇似的分散各处。大人们坐在帐篷门口,孩子们在广场上飞奔,风筝的尾巴从天上垂下来。

一位年轻的爷爷推着婴儿车,走过广场,走过广场上圆形的类水泥罐子的造型,走过广场上蓬松如一棵树的异形结构的滑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滑梯的造型是模仿如东千宁海堤上的一棵树——蓬蓬树。

阳光住进人们的身体。人们晾晒身体,也晾晒身体里的露水和星群。

如泰运河并不浩渺,但是水拍河堤的声音,也很好听,让我想起露宿太湖水边的夜晚。不时有鸟飞过,划动波浪一般的翅膀。布谷、洋丫鹩(喜鹊)、白鹭、麻雀。一对老夫妇从河边走过,边走边听书,鸟飞过的时候,一个对一个说:“有鸟生态环境好。”

十八点三十分。广场的灯光亮了,我才看清那些水泥罐子的灯光,也是海洋主题的。

游玩散步的人们显见得多了。广场舞的人们已经来了。如泰运河的多年治理,使得曾经的城市伤口蝶变成而今热气升腾的人间画卷。

树木的身体里住着大地、河流和天空,显示流水、旋涡、星河与摇曳的表象。水波流荡的踪迹,天上云烟的印痕,木纹记录树木行云流水的年华。而把树木的愤怒伤口变成灿若凤翅的瘤疤纹,则需要一棵树的自愈和时间。

天健蜜堂,水泥厂。水泥厂,天健蜜堂。一个是另一个的新生,另一个是一个的遗址。是自愈和时间,把曾经的城市伤口幻化成后工业时代的瘤疤纹。

## 江畔听潮

“方显出英雄本色”(四字川剧名一) 秀才外传

作者:朱建铭 评析:杨耀宇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这是郭沫若《满江红》词开首两句。此词曾作为附篇收入《毛泽东诗词》中,而为我们所熟知。上海老谜人范重兴先生曾以“志敏同志视死如归”猜“方显出英雄本色”,请具体人物入谜,赖单字(“方”字)别解之功。

本谜则是以这句词作面,向舞台觅底,推出另层天地。《秀才外传》由著名川剧剧作家、2023年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戏剧)的徐茂改编自传统剧目《小富贵图》。考谜底之原意,“秀才”乃古代读书人的品位之一级,也可作读书人之泛称。“外传”,则是对正史以外的轶事所作的记载。入谜扣面之时,“秀才”一词解作,成为一枝独“秀”,表英雄本色,得英雄浩气。“才”与“秀”脱钩后化作副词,取“刚才”义,与“方”同义,互扣有理。“外传”取“传出在外”之意,扣“显出”,十分熨帖。“传”字读音,也由zhū à n改读为chū á n,谜底顿读为:“秀,才外传”其扣合义为:美好品质刚才才显露出来。可谓字字别解,丝丝入扣。面底共组“秀色”,底尽得面句之神。

需要指出的是,“才”,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时间副词“刚才”,它更深的含义是:因其内“秀”,“才”使其“外传”。这显然是对英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云:“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它揭示了人格力量: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外在的凭借,自能声名远播。于是:红杏出墙,英雄青史载名姓;鸿鹄传世,此作谜坛得风流。词美意境美,谜佳扣合佳,难怪作者把它视为从谜之初最得意的一条谜作了。(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 水木灵秀处 匠心筑千秋

□严世进

在苏中广袤的平原上,一座千年古城枕水而居。如皋城内水绘园的亭台楼阁,定慧寺的梵音悠扬。古镇白蒲、丁堰的青砖黛瓦,兽头翘翘脊,双龙戏珠的龙口,依稀可见当年营造匠人的精妙匠心。这座“长江明珠”的肌理中,深藏着中国传统营造智慧的密码。透过斑驳的砖墙与精巧的榫卯、木刻,我们得以窥见旧时如皋建筑施工队伍如何以匠人之手,构筑起这座文化名城的筋骨与魂魄。

冲积平原上的地基处理。如皋地处江海交汇的冲积平原,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建筑需求。工匠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三合土”地基处理法:将本地特有的沙土、黏土、石灰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夯实,形成坚如磐石的地基,古城墙、靖海门、北水关是当时的代表作。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使得如皋建筑在松软的冲积层上矗立千年不倒。

水网密布处的建筑形制。工匠们发明了“骑河建筑”:房屋依河而建,利用河道自然分割空间;后屋临水架设“美人靠”(码头),一进三堂、四堂,既扩展使用空间又形成独特景观。这种与自然对话的营造理念,在如城东大街的明清民居群中仍清晰可见。

特殊建材的采运制作。选用更显匠心独运。通扬运河的运输便利,使如皋工匠得以精选江南优质木材,文庙大成殿有柱30根,纵横排列成行,殿内柱最大的直径达80厘米且为楠木。同时就地取材烧制“皋砖”。这种青灰色砖块因添加贝壳粉而质地紧密,一敲“当当”响起铜声,历经数百年风雨仍棱角分明。建筑彩画中使用的“皋蓝”颜料,取自本地蓼蓝植物,其色经久不褪。大成殿梁枋上的彩面系清代工匠绘制。画面内容丰富,形色古朴,用笔犀利,色彩绚丽,是十分珍贵的民间彩绘宝库。

古代建筑工业化的雏形。如皋营造行当的繁荣,培育出独特的工匠谱系。据《白蒲镇志》记载,清乾隆年间全镇登记在册的营造匠人达三百余户,分属“八大作”:木作领头,瓦作、石作、漆作、彩画作、搭材作、裱糊作、雕凿作各司其职。这种专业分工体系,堪称古代建筑工业化的雏形。

入门弟子的传承制度。匠人们的技艺传承遵循严格的师承制度。入门弟子经“三节两寿”(端午、中秋、春节、师父母寿辰)的礼仪考验,德艺双馨者方得传授鲁班技艺的真本。现存的光绪年间《营造则例》手抄本中,详细记载了“丈杆放样法”等秘传技艺,每页边角都留有历代匠人的改进批注。

良辰吉日的“上梁鸽子”。营造过程中的仪式传统充满文化意蕴。上梁有如人之加冠,上梁仪式必选良辰吉日,一般选涨潮月圆时,正如缘红布,匠头高唱上梁文。如皋方言俗称“说鸽子”。“大(dà i)斧一敲喜洋洋,我替主家来上梁,前面拴的是高头马,后面又砌高楼房……”最具特色的是“抛梁”环节:匠人将糖果、花生等从梁上抛向四周,让前来观看的人争抢,象征财源滚滚,人丁兴旺。这些仪式既是对建筑安全的祈福,更是技艺传承的文化载体。

天人合一的方位布局。如皋建筑的方位布局深邃堪舆之道。以水绘园为例,建筑群依“北斗七星”方位布局,各建筑间的连廊构成“曲水”意象,暗合“天垂象,圣人则之”的营造哲学。这种空间叙事手法,将建筑升华为天人感应的物质载体。

装饰艺术中蕴藏的文化密码耐人寻味。走进冒家巷、东大街的古建筑群,你会不时发现在门楼上、屋檐间、格窗前,蝙蝠(福)、鹿(禄)、仙鹤(寿)组成“福禄寿”图式;窗棂上的冰裂纹寓意“寒窗苦读”,垂莲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这些符号系统构建起儒家伦理的视觉叙事。

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尽显智慧。如皋匠人独创“冷巷”构造:一个小县城古时曾有一百三四十条小巷,现存冒家巷、秀家巷、邵家巷、一人巷等大多是1—3米的小巷。在建筑群中设置狭窄巷道,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形成自然风道。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赞叹如皋建筑“夏无酷暑,冬有暖阳”,正是这种生态智慧的生动写照。

站在文昌阁塔顶俯瞰古城,那些历经沧桑的建筑群落,恰如凝固的时空胶囊。旧时匠人们用规尺丈量天地,以斧凿对话古今,将土木砖石化作永恒的诗行。当现代吊塔的钢铁臂膀划破天际,建筑智能化渐入潮流,这些传统营造智慧依然在砖缝瓦楞间低语,并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建筑,从来不只是物质的堆砌,更是文化与生命的延续。在如皋古城的肌理中,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往昔匠人的手泽余温,更是一个民族对天地万物的理解与敬畏。



陈鹏鹏摄